

朱元璋“令旨”中的战安丰

孙友虎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第九季）大型征文

纸上“谈”兵，不需要“空谈误国”，而是力透纸背的千军万马。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个善于在“纸”上用兵的人。时间回到元末，史称“韩宋”的空间布局出现新的拐点。

元至正二十六年，即宋龙凤十二年(1366年)开年不久，朱元璋作为“韩宋”宋主韩林儿麾下的吴王，签下一道道事关安丰战局的“令旨”，在淮河流域掀起波澜。

“韩宋”中书省平章政事俞通海，进抵江淮行中书省事，镇庐州。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他接连向朱元璋汇报邻近安丰路(治今寿县)的军情：“(二月十八日)庐州俞平章报说，安丰军情紧急，教早发军去应援。二月十九日再差人前来说那厮也，则是这般样子。我每船守沙河河口，修东正阳，他连日把马哨，一逢东正阳回去，下在刘备城下，多日无粮，依旧退回安丰。”文中“沙河河口”指沙河河口，在安徽颍上县。东正阳，在寿县正阳镇；刘备城，在寿县丰庄镇。

安丰军情紧急，与元库库特穆尔(旧作“扩廓帖木儿”，原名王保保)有关。早在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三月，朱元璋派所属大都督府都事汪何致书元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等处行枢密院事库库特穆尔，以示“通好”，结果汪何被扣留。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初八日，朱元璋又“使以书”，致时任太尉的库库特穆尔，

云：“曩者，初无兵端，尹焕章来得书惠骑即遣汪河同往，为生者贺，死者吊，使者去而不回，复遣人往皆被拘留。”前不久，“以知院郭云、同金任亮攻我景陵(今湖北天门市)，掠我沔阳(今湖北仙桃市)”，又派兵南下江淮，“今乃遣竹昌、折都率兵深入淮地，杀掠人民，殆非所宜”。为应对时局的新变化，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初五日“下令霍岳、安丰等处”募人从军，文中的“安丰”指安丰路所辖的安丰县。初六日，“命江淮行省平章俞通海及参议邹天庭，核实庐州军民粮粟之数”，做好战前准备。

当时，安丰路除濠州和寿春县外，朱元璋部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并非如光緒《寿州志》卷十一《武备志》所言：“(至正)十五年，安丰诸郡皆为张士诚所据。”

二十日，朱元璋给在淮安(今江苏淮安市)一线督战的左丞相徐达“亲笔”下达“令旨”：“今再差人报与你总兵官知会，你每那里若是择的军马时，便差马军来，择不得时也罢。”

三月初二日，朱元璋“亲笔谨封”，再次给徐达下达“令旨”：“前差小先锋军中说话，取刘平章、薛参政领军马五百来家，去安丰厮杀。这等贼是俞平章取的紧，为这杀便来取。如今，俞平章见那里事慢，却又差人来。”文中“刘平章”姓名不详，疑为徐寿辉部下、参政刘敬，据《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九月戊寅(二十四日)条载：“戊寅，故徐寿辉将袁国公、袁州欧普祥及参政刘敬遣人来降。”至正二十年(1360年)投靠朱元璋后，被委以行省“平章”，当有可能。“薛参政”指“江西行省参政”薛显，当时他们正从徐达等进取淮东张士诚部。

初十日，朱元璋差人告知徐达：“今差小先锋前去总兵官处议拨马军。二月十八日，江淮省俞平章差王执印来，说即日竹二将马八百匹、步军九千共几万数，自柳滩子渡入安丰。如今水起，拿住人问，说将见在陈州，整船只护送粮米来安丰。为这般，俞大舍见领船只在东正阳修月城，守了差哨，船哨，沙河河口绝他来的粮道。安丰城里无粮食，便添上这军，一发食用的无了。如今竹二见领马离正阳七里地刘备城扎，与我船军每日对阵，至晚又回刘备城，马止有八百，内有用者少。为这般，俞平章差人先来，切详俞平章所说，北方来的人马，不过则是这些。时下如此。若不战，绝其粮道，先夺安丰，恐为后患。我如今教小先锋来，你每军中若择得刘平章、薛参政于内选五百好马来，前去聚着。庐州家里马军火速去，杀那厮一阵，了便来。你每商量好时，便发来。如往要机密着，不要人知。”

四月初二日，“吴王令旨：教总兵官徐相国将领官军三万名乘船并军马二千名前去，克取安丰城池，其余官军留于淮安镇遏，仰依奉行施行。”“吴王令旨”，指的就是朱元璋所下的指令，而在他刚任“吴王”所下的命令，一般冠以“圣谕誉黄，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之名。

同日，朱元璋又差令徐达在妥善安排淮安留守力量的基础上，设法攻取安丰：“其安丰攻取竹寇，不可迟缓，急急速去到彼，必擒此徒。如经过濠州，虚实动静，降与不降，略看便过，仍留韩平章攻取。”文中的“竹寇”，指元将竹昌，小名竹二。后来又来个元平章竹贞，前来支援。

十三日，朱元璋遣使徐达：“闻元将竹贞领马步兵万余，自柳滩渡入安丰，其部将漕运自陈州而南给其饷，我庐州俞平章见驻师东正阳修城守御，宜令遣兵巡逻绝其粮道，安丰粮既不给，而竹贞远来之军，野无所掠，与我军相持，师老力罢，尔宜选刘平章、薛参政部下骑卒五百并庐州之兵速与之战，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机一失，为我后患。”徐达闻命，即统率马步舟师三万，直奔安丰。

十六日，朱元璋获悉王保保欲攻徐州，又叫徐达在攻取安丰的同时，分兵救援徐州。

二十日，左相国徐达克安丰。初，徐达率师至安丰，分遣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韩政等以兵扼其四门，昼夜进攻，不下，“乃于城东龙尾坝，潜穿其城二十余丈，城坏遂破之。折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师追奔四十里，获折都并君弼裨将贲元帅而还。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时，元平章竹贞引兵来援，(韩)政等复与战于南门外，大败之。竹贞遁去，凡得兵四千、马千匹、粮九百余石。又遣千户赵祥将兵至颍，获其运船以归，遂立安丰卫，留指挥唐胜宗守之。”

攻下安丰(寿春)，立即设立安丰卫，是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唐胜宗是朱元璋麾下“淮西二十四将”之一，成为首任安丰卫指挥，其助名也叫吴广，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载，吴广，庐州合肥人，曾任帐前银牌先锋、管军百户，“下安丰，就留(吴)广守之”，任职三年后改任温州卫指挥金事。

此次安丰之战，从谋划到克取，历时两个月，决胜于千里。从战略格局上看，朱元璋实现由“淮东”与张士诚鏖战的“内消化”到转战“淮西”以击元“外扩张”为主的重大突破。

“八公山”文艺评论 (第十季) 征文

「持廉至死」孙叔敖

程晋仓

《淮南子》系我国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共同编撰的一部鸿篇巨著。此书集众家之说归之于“道”，乃为大道之学，实为西汉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论结晶，也是我国思想史上颇具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巨著。其内容丰富多彩，思想深邃，文笔瑰丽，提出了汉代的天人之际，体系庞大而系统，集哲学、政治学、史学、伦理学、科学、经济学、军事学等于一书，表现出汉人宏阔气魄，可谓是汉代上乘之作，后世也罕有其匹。东汉高诱曾称“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评价为“牢笼天地，博及古今”。当代学者胡适则赞誉其为“绝代奇书”。更甚者，有人称之为“一部治国理政安天下的宏阔之学”。

当年淮南王刘安编撰《淮南子》目的何在？刘安在其书中具有纲领性质的《要略》篇业已点明主旨。在《要略》开篇即说：“夫作为书论者，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继之语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言明之意，著书立说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事，编撰《淮南子》不仅观察天地形象，通达古今学说，权衡事理，建立法规，度量形势，施行合理的措施，更是为规范世人道德行为，管理世间人和事，从而达到适应变化，治理天下之目的。故历代一直不乏帝王将相、有志之士重视对《淮南子》的研究，探索寻求其中经世致用之深邃道理。

《淮南子》中记载了先秦大量历史人物，既有统治天下的上古五圣神农、尧、舜、禹、商汤及明君周文王、周武王，也有暴君夏桀、商纣。此外，还记载了历史上无数为政之要，值得后人借鉴效仿与景仰的官吏。其中为淮南王刘安津津乐道的古代勤政廉政典范，几乎贯穿《淮南子》全书，也为司马迁记入《史记》并以天下第一循吏身份而载录的著名人物——楚国令尹(宰相)孙叔敖。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淮南子》一书中详细提到孙叔敖的至少有8处之多，甚至有的篇章反复以之为例加以详说，可见刘安对之的重视。翻阅《主术训》《道应训》《汜论训》《说山训》《人间训》等篇章便可管窥一斑。

孙叔敖何许人也，竟让淮南王刘安在这部宏著中频频提及并作为重点加以引据和论述。《孟子·告子下》载：“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列其为第一人。毛泽东主席曾在视察淮河时多次提到孙叔敖，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治水专家。

有史料载，其生活在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本姓，蔿氏，名敖，字孙叔敖，楚郢都人(今湖北江陵一带，一说河南淮滨)。春秋时期楚国令尹。距今2600多年，楚国贵族蔿贾遭陷害，幸有忠臣相助，其子为敖(即孙叔敖)与母亲避难于今河南省淮滨县一带，改名孙叔敖。遇恩公收留，并得倾囊相授毕生学识。当时淮河洪灾频发，孙叔敖主持治水，倾尽家资，历时三载，终于修筑了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芍陂(qù bēi)，借淮河古道泄洪，筑塘储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后来又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2000多年过去，至今仍在那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孙叔敖也因之受楚庄王赏识，辅佐治理国家。

孙叔敖主张以民为本，止戈休武，休养生息，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使农商并举，文化繁荣，政绩赫然。孙叔敖出色的治水、治国、为官、军事才能，辅佐造就楚庄王独霸南方，进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惜他年仅38岁就因积劳成疾而病逝。

《淮南子》关于孙叔敖的记载描述，撇开其作为一名封建时代官吏身份来看，其治水功绩，改革弊政，谋利为民；治国之道，顺势而为，宽政为民；处事之道，位高权重，怀德守志，居功不贪；为官之道，能上能下，坦然进退，不患得失；严教子孙，淡泊名利，低调为人等品格风范，值得后世学思践悟。展开细看：

一是治水。《淮南子·人间训》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此水利工程比四川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早建成约350年。由此其名声鹊起，传之天下，后来在楚庄王大臣虞丘的考察与极力推荐下，孙叔敖做了楚国的令尹(宰相)。明嘉靖本《寿州志》载：“芍陂，州南六十里安丰故县，楚相孙叔敖所作，溉田四百余顷。”其志书修撰黄廷用以记的方式，对芍陂之事进行了详细论述：“予观迁史《循吏传》有曰：孙叔敖者，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其三，无为而治。《主术训》篇颂扬说：“昔孙叔敖放卧，而鄙人无所害其锋。”孙叔敖整日安寝无为，楚国不费一兵一卒、一刀一枪，即可统治天下。“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治，难矣。”等待别人催促，指使才去治国理政，则显然就被动和困难了。

三是做官、处事与为人。他庙堂之高如何居安思危，合理应对执政风险、利益诱惑与民意指向，孙叔敖身为令尹，爵高、官大、禄厚，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道应训》篇载有其与狐丘丈人一段问答，面对以狐丘丈人为代表的广大群众对其爵高、官大、禄厚的“羡慕嫉妒恨”，孙叔敖则以用心志越少，欲望越少，捐献越多，低调破解，从而达到“免三怨”的目的。“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作为一代名相，孙叔敖未否认所谓三怨的存在，也不愿蒙受三怨，而是平心静气地向狐丘丈人阐明了就高位而避三怨的方法：爵位越高，则其心气越卑下。低爵与无爵乃高爵之基，占据显贵荣耀的高爵之位，显贵之基是广大民众，故不能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民众，更应怀卑谦之心，持尊崇之情，将荣耀最大程度地还之民众。因卑下之心，故才免除各种困扰。权愈大，处事更宜慎重，守住权力界限，绝不擅权用事，彻底免除君王受威胁之感；“同时，牢记权力的分量，慎重地依礼遵规，据实际情况处事，力求为政平稳和妥善。因谨慎小心的处事风格，其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避免了楚王的猜忌。此外，俸禄越厚，则对民众施予愈广。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凭此显示了他做官为民与博爱厚施的无私高尚情操，民众早已失去了怨恨他的基本理由。孙叔敖从自身为相的三个方面释疑了狐丘丈人对高位与三怨关系的世态断言，表现了一位名相高超的处事方式。

《人间训》篇中还有关于孙叔敖处事为人之道妥善处理三怨的做法。“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雒之间，而归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让之，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曰：‘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丘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尽管孙叔敖德高多宠，才高位高，功大禄厚，他在封赏、爵禄等利益面前一再退让，直到临死之际，告诫其子，如接受楚庄王封赏，只能要最贫瘠的土地。对此《淮南子》不惜笔墨大加叙述，以明示后人当作为警，如《人间训》引例再说：“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丘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汜论训》篇：“孙叔敖三得令尹，无善志；三去令尹，无忧色。”又如《说山训》篇：“庄王诛里史，孙叔敖冠冠浣衣。”都说明了后世著书者刘安的完全认可和赞赏孙叔敖做官处世教子为人之道，故录载书中大加宣扬旌表，告诫后世应作为楷模学习效仿，身体力行。



暮野驰思 吴雨田 摄

楚工芍陂利千年(下)

郭毅挺

书稿略加删节，并增入现在兴修事宜”，才得以正式刊印。继而光绪五年(1879年)，再按款复刊。

此书是目前现存的全面、系统记述安丰塘历史的一部较早水利专著，也为华夏灿烂的水文化增添了元素色彩。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在当地可与《淮南子》相辅而行，即便在特殊年代作为古籍也都能被石印刊发。前几年，作为国家古籍出版资助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芍陂纪事》校注暨芍陂史料汇编，更是让其赓续传承，广授人间，名闻天下。

上世纪五十年代整修塘堰时，还出土过汉朝“都水官”铁锤和农耕铁犁等文物，现展陈于孙公祠内，为参观者带来男耕女织的古韵联想。而今塘区景致有破亭、堰坝遗址、石马观塘、凤观日出等，都是当下游人们打卡的好去处。不过关于安丰塘的美丽传说，则更是妙趣动人，充满烟火气。

相传古时此地是安丰城所在，有一年天上有一条懒龙不好好司掌其职，使江淮大地久旱不雨，民不聊生，玉皇大帝不悦，就把它罚至受灾之地思过。懒龙不慎落在安丰城边一岗地上，被一起早乡民发现。为了保证龙能生存，也期盼它能当地早日行云施雨，城民们纷纷把仅有的一点水都端来浇在龙身上。可是杯水车薪，天长日久，人们难以为继，最后还是未能保住这条懒龙，它被旱死了。按常理，神物应受城民厚葬供奉，可偏逢灾年，贪食者众多，城民们居然把懒龙分食了。当时城边住着一户善良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未参与分食。不日龙气冲天，玉帝命手

下察看懒龙在凡间所为，待得知真相后，觉得有失天威，勃然大怒，要对食龙者惩罚。为不伤及无辜，上神扮成乞丐进城挨家挨户查访，最后发现惟城边一户母子人家未有龙腥臭味。一日，上神又扮成算命先生，拦住行走的善良后生道：不日安丰城将有劫难，你母子是善良之輩，劫数可免。记住：等城门狮眼变红之时，你母子速离城北去五十里外，方可逃过一劫。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也难躲过。后生将信将疑，却铭记于心，每日闲时就去城门察看。

有天因事去得较晚，暮色中刚想转身离开，发现狮眼瞬间变红，细看仍有微红之色。诚实的后生急奔回家，来不及详解，拉着母亲就要往外跑。古时家庭主妇不怕粮少，就怕无锅，难养家人。母亲随手掀开屋里灶上锅盖，拎起饭锅就和儿子飞奔。刚出城不远，刹那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天昏地暗，母亲惊慌失措，不慎将锅掉在地上打碎了。恰又顿感天塌地摇，似世界末日降临。母子二人顾不了许多，携手一路狂奔。待东方见白，母子已约离城已有五十里地，母亲告诉儿子自己在跑不动了，让他独自逃命。可儿子却说：娘不走，孩儿岂能独自求生，听天由命吧！话间天已大亮，母子二人回头一望，只见整个安丰城荡然无存，已变成一片风平浪静的陂塘。后来，锅打碎的地方随着时光变迁，繁衍生息，就成了今天塘边的戈家店(锅打地)村。缘来缘去，人间烟火。据传曾有人在晨雾天进入过水下安丰城，看到繁华古市原貌；干旱之年塘中水取之不尽；灾荒之年塘里的地梨(马蹄)挖之不完……天

地灵光，善恶因果，万物皆有情。如今“安丰塘的传说”早已成为传世佳话，还被正式列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陂塘悠然，绣美华章。安丰塘是我国古老的大型灌溉工程，战国时期秦昭王时(公元前256年)，蜀郡守李冰在成都平原修建的举世闻名的都江堰，还晚于它340多年。它蕴涵着二千多年来淮夷无数能工巧匠和建设者的智慧，凝聚着淮夷无数劳动者们的辛劳汗水，是他们勤劳与才华的结晶。今天的安丰塘正逢盛世，岁修如固，生气勃发。极目而望，波光粼粼，塘堤绵延，水长天远。至若春和景明，岸柳歌舞，田畴繁花金黄，风光旖旎；夏日塘边沃野，阡陌如茵，稼禾绿肥，蛙声一片；深秋远眺，果熟满田，丰年万象，尽逐人间祈盼；寒冬雪绒飘落，安祥静谧，满塘迷情。

四季游人不绝，观者称道，闻者赞叹。1988年1月，她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1月，入选国家农业部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同年10月，因其重要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在法国蒙特利尔举行的第66届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执行理事会全体大会上，还获得了国际灌溉委员会颁发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证书，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和先人的创造力。

而今陂塘依然在泽被淮夷百姓，造福黎民，利于社会，在中国水利史和农业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塘”。风雅天地，安丰人间，楚工芍陂利千年！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六季) 征文

然而就是这座名闻千古而惠泽淮夷黎民百姓的水工，流传下来的史籍却不多，从其始建至明末并无专著，仅在一些古籍中有零散记述。最早提及的是《后汉书·郡国志》中“……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首次对芍陂有较详记载的，是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据目前可见史料记载，第一部记述安丰塘(芍陂)的专著，当数清代康熙年间为官寿州的颜伯珩在治理安丰塘后编著的《安丰塘志》，可惜早在嘉庆六年就已散佚，现在是否有人读过此书不得而知。史上除了这本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志书外，令人庆幸的是还有一部记述芍陂的专著留存于世，那就是清代乾隆年间寿县地方德高望重的乡贤夏尚忠编修的《芍陂纪事》。

当年正直的夏公以《寿州志》所记为基础，参照历史文献，“家藏遗训，父老睹记，别类公门”，寒窗苦勤，编纂不止，终而成册。书中详细记载了芍陂(安丰塘)“自秦汉以后元明以前，其间源流之通塞，堰堤之成败，门闸之因革”，同时以事实为依据总结了安丰塘管理上的丰富经验，彰显各个历史时期陂塘的兴衰和变迁。全书分上、下二卷，共24篇，清嘉庆六年(1801年)成书，未刊印。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凤颍六泗兵备道布政使任兰生“就其